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斷鴻零雁記 第十九章

天將破曉，余憂思頓釋，自謂覓得安心立命之所矣。盥漱既訖，於是就案搦管構思，憮然少間，力疾書數語於箋素云：靜姊妝次：

嗚呼，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！余實三戒俱足之僧，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。吾姊盛情殷渥，高義干雲，吾非木石，云胡不感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，遭世有難言之恫，又胡忍以飄搖危苦之軀，擾吾姊此生哀樂耶？今茲手持寒錫，作遠頭陀矣。塵塵剝剝，會面無因。伏維吾姊，貸我殘生，夫復何云？倏忽離家，未克另稟阿姨、阿母，幸吾姊慈悲哀愍，代白此心；並婉勸二老切勿悲念頑兒身世，以時強飯加衣，即所以憐兒也。幼弟三郎含淚頂禮。

書畢，即易急裝，將箋暗納於鞞骨細盒之內。盒為靜子前日盛果勝余，余意行後，靜子必能檢盒得箋也。摒擋既畢，舉目見壁上銅鐘，鏘鏘七奏，一若催余就道者。此時阿母、阿姨咸在寢室，為余妹理衣飾。靜子與廚娘、女侍，則在廚下都弗余覺。余竟自辟柵潛行。行數武，余回顧，忽見靜子亦匆匆踵至，綠鬢垂於耳際，知其還未櫛掠，但倉皇呼曰：「三郎，侵晨安適？夜來積雪未消，不宜出行。且晨餐將備，曷稍待乎？」

余心為赫然，即脫冠致敬，恭謹以答曰：「近日疏慵特甚，忘卻為阿姊道晨安，幸阿姊恕之。吾今日欲觀白瀧不動尊神，須趁雪未溶時往耳。敬乞阿姊勿以稚弟為念。」靜子趨近余前，愕然作聲問曰：「三郎顏色，奚為乍變？得毋感冒？」言畢，出其膩潔之手，按余額角，復執余掌言曰：

「果熱度騰湧。三郎此行可止，請速歸家，就榻安歇，待吾稟報阿母。」言時聲顫欲嘶。

余即陳謝曰：「阿姊太過細心，余惟覺頭部微暈，正思外出，吸取清氣耳。望吾姊勿忌吾行。二小時後，余即寧家，可乎？」

靜子以指掠其鬢絲，微歎不余答；久乃嬌聲言曰：「然則，吾請侍三郎行耳。」

余急曰：「何敢重煩玉趾，余一人行道上，固無他慮。」

靜子似弗懌，含淚盼余，喟然答曰：「否。粉身碎骨，以衛三郎，亦所不惜，況區區一行耶？望三郎莫累累見卻，即幸甚矣。」

余更無詞固拒，權伴靜子逡巡而行。道中積雪照眼，余略顧靜子芙蓉之靨，襯以雪光，莊豔絕倫，吾魂又為之爽然而搖也。靜子頻頻出素手，謹炙余掌，或捫余額，以規熱度有無增減。俄而行經海角砂灘之上，時值海潮初退，靜子下其眉睫，似有所思。余矚靜子清臞已極，且有淚容，心滋惻悵，遂扶靜子腰圍，央其稍歇。靜子脈脈弗語，依余憩息於細軟乾砂之上。

此時余神志為爽，心亦鎮定，兩鬢熱度盡退，一如常時，但靜默不發一言。靜子似漸釋其悲哽，尚復含愁注視海上波光。

久久，忽爾扶余臂愀然問曰：「三郎，何思之深也？三郎或勿訝吾言唐突耶？前接香江郵筒，中附褪紅小簡，作英吉利書，下署羅弼氏者，究屬誰家掃眉才子？可得聞乎？吾觀其書法嫵媚動人，寧讓簪花格體？奈何以此蟹行烏絲，惑吾三郎，快快至此田地？余以私心決之，三郎意似憐其薄命如櫻花然者。三郎今茲肯為我傾吐其詳否耶？」

余無端聞其細膩酸咽之詞，以余初不宿備，故噤不能聲。

靜子續其聲韻曰：「三郎，胡為緘口如金人？固弗容吾一聞芳訊耶？」

余遂逡報曰：「彼馬德利產，其父即吾恩師也。」靜子聞言，目動神慌，似極慘悽，故遲遲言曰：「然則彼人殆絕代麗姝，三郎固豈能忘懷者？」

言畢，哆其唇櫻，回波注睇吾面，似細察吾方寸作何向背。

余略引目視靜子，玉容瘦損，忽而慧眼含紅欲滴。余心知此子固天懷活潑，其此時情波萬疊而中沸矣。余情況至窘，不審將何詞以答。少選，遽作莊容而語之曰：「阿姊當諒吾心，絮問何為？余實非有所戀戀於懷。顧余素鞅鞅不自聊者，又非如阿姊所料。余周歷人間至苦，今已絕意人世，特阿姊未之知耳。」

余言畢，靜子揮其長袖，掩面悲咽曰：「宜乎三郎視我，漠若路人，余固烏知者？」已而復曰：「嗟乎！三郎，爾意究安屬？心向麗人則亦已耳，寧遂忍然弗為二老計耶？」

余聆其言，良不自適，更不忍傷其情款。所謂藕斷絲連，不其然歟？余遂自縮愁絲，陽慰之曰：「稚弟胡敢者？適戲言耳，阿姊何當介蒂於中，令稚弟皇恐無地。實則余心緒不寧，言乃無檢。阿姊愛我既深，尚冀阿姊今以恕道加我，感且無任耳！阿姊其見宥耶？」

靜子聞余言，若喜若憂，垂額至余肩際，方含意欲申，余即撫之曰：「悲乃不倫，不如歸也。」

靜子愁懷略釋，盈盈起立，捧余手重複親之，言曰：「三郎記取：後此無論何適，須約我偕行，寸心釋矣。若今晨匆匆自去，將毋令人懸念耶？」

余即答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

靜子此時俯身，拾得虹紋貝殼，執玩反覆，旋復置諸砂面，為狀似甚樂也。已而駢行，天忽陰晦，欲雪不雪，路無行人。

靜子且行且喟。余慄慄惴惴不已，乃問之曰：「阿姊奚歎？」靜子答曰：「三郎有所不適，吾心至慊。」余曰：「但願阿姊寬懷。」

此時已近由腳孤亭之側，離吾家只數□武，余停履謂曰：

「請阿姊先歸，以慰二老。小弟至板橋之下，拾螺蛤數枚，歸貽妹氏，容緩二□分鐘寧家。第恐有勞垂盼。阿姊願耶？否耶？」

靜子曰：「甚善。余先歸為三郎傳朝食。」

言畢，握余手略鞠躬言曰：「三郎，早歸，早歸。吾偕令妹佇伺三郎，同御晨餐。今夕且看明月照積雪也。」余垂目細瞻其雪白冰清之手，微現蔚藍脈線，良不忍遽釋，惘然久立，因曰：「敬謝阿姊禮我。」